

李敖智慧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敖智慧书/李敖著. -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9.10

ISBN 7 - 5057 - 1537 - 2

I. 李… II. 李… III. 杂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4214 号

书名	李敖智慧书
著者	台湾 李敖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208000 字
版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537-2/C·174
定价	17.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1999 - 2882

编者的话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先生，是海内外文坛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学贯中西，写作勤奋，作品独树一帜，颇富特色。说古论今，嬉笑怒骂，豪放兼婉约，风趣与幽默，常为读者所注目。

李敖先生是我国台湾文坛最受争议的风云人物，说他是顽童，是战士，是善霸，是文化基度山，是社会罗宾汉。他在台居住五十年，一天都不曾离开过台湾。他一路反国民党政府，一路反台独，一路还神气活现地笑傲五十年。今年五月，李敖在台湾出版《李敖祸台五十年庆贺十书》以自庆。

我公司为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将这十本书编辑成五本书在祖国大陆出版发行。这五本书，分别为《笑傲五十年》（含《第一流人的境界》）、《李敖智慧书》（含《恰似我的温柔》）、《启发你的小故事》（含《君子爱人以色》）、《只爱一点点》（含《从万宝囊到臭屎堆》）、《李敖生死书》（含《我们没有明天》）。其中多篇是从未发表过、或被查禁不见天日多年的文章，实为李敖等身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精选集。

在编辑过程中，考虑到海峡两岸观念形态的差异和读者阅读习惯，在不损其作品原意的前提下，对原著中部分篇章、

段落及字句作了删节。为保持作品的完整性和阅读顺畅,对作品中出现的台湾当局的一些组织品称、职务名称未加以改动,仅做些技术处理。作品中对人物、事件的评论,是作者的观点和看法,并不代表出版者的立场。

编 者

一九九九年八月

目 录

李敖智慧书

从假民主到假宪政.....	(3)
政治动物学.....	(6)
政治数学.....	(10)
政治撒尿学.....	(13)
三个臭皮党,诸葛怎样想	(16)
算不算拖拖拉拉.....	(22)
尊夷王,攘自己	(24)
迷信反共与反共迷信.....	(27)
武力犯台违反国际法?	(30)
郝大将睡前自祷告词.....	(32)
宣传台独的三个层次.....	(35)
青天白日的贬值.....	(38)
从中央到中山.....	(41)
我说你是你就是.....	(44)
说你叛乱你就叛乱,说你不叛乱你就不叛乱	(48)
老贼小贼皆贼也!	(50)
我们是带黄金来的!	(53)

黄金也有省籍吗？	(56)
金从哪里来？	(59)
我去做李王爷啦！	(62)
为国民党的无知抽样	(65)
《首都早报》的无知	(68)
《自立早报》的无知	(71)
《中时晚报》有所不知	(74)
当上帝掏出打火机	(76)
马克·吐温与马克台湾	(78)
恶心到教育去了	(82)
你缴的税，原来孝敬了洋大人！	(85)
不能耙粪，报章之耻	(87)
多揭发黑暗，少追踪黑屁	(90)
雷震回忆录被焚志感	(93)
发还了，又怎样？	(96)
是谁藐视了监察权？	(99)
弹劾了，又怎样？	(102)
施启扬、马英九岂能主持大陆政策！	(105)
自取其辱，才遭开除	(107)
迟来的母亲、迟来的光荣、迟来的儿子	(110)
关于李远哲忘恩负义的讨论	(115)

恰似我的温柔

台湾第一不要脸	(147)
三角马屁学	(150)
假冒公正的人，拆穿他！	(153)

怪哉！所谓集体退党·····	(156)
心锁·心锁·开·····	(159)
前倨后恭与前恭后倨·····	(162)
欺骗多数人于永久？·····	(165)
色厉内荏的，挺身而出？·····	(168)
越澄越不清·····	(171)
张建邦逼死母亲内幕·····	(174)
脸谱中的“政治文化”·····	(177)
高玉树的可耻·····	(180)
义利之辨与义利之辩·····	(183)
扭曲殷海光 吴丰山盲从·····	(186)
评论十二律师的广告·····	(189)
不读书，乱引证·····	(192)
“恰似你的温柔”·····	(195)
谴责天谴男女·····	(197)
斥一百六十二位教授·····	(200)
这叫什么“评鉴”！·····	(204)
屠格涅夫的《乞丐》·····	(206)
记一位不会说英文的英国国王·····	(208)
国民党、青年党、民进党三党立委的集体无知·····	(211)
寄盼唐盼盼·····	(213)
亚历山大上了阿尔卑斯山顶么？·····	(215)
吁请国民党征召猪哥亮竞选立委·····	(217)
保台会与保国会·····	(219)
陈水扁就会这样！·····	(225)
学者不可曲学阿世阿“阿扁”·····	(230)

黄石城懂什么“价值自觉”！	(234)
一巴掌带来的省思	(237)
教授脱党究竟给了谁一巴掌？	(242)
异哉！所谓“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共同宣言”	(248)
保台会浑人大集合，国民党坏人真快活	(254)
林正杰的真面目	(257)
官乐风飘处处闻	(266)
利用职务图马屁	(269)
八十五位浑人花名录	(271)
朱汇森、秦孝仪集体“乱伦”！	(273)
泪眼中的废除刑法第一百条运动	(275)
李敖看尤清	(279)

李敖智慧书

题辞

佛门人物谈智慧，谈来谈去，全弄玄虚，堕入魔道而不自知；李敖大师谈智慧，全讲实证，“生公说法鬼神听”，生公再世，也要带着鬼神一齐顶礼。今生今世，人类、新人类、新新人类都被思想污染了，王阳明当年说“满街皆圣人”，他错了，其实满街皆浑蛋（包括笨蛋、蠢蛋和坏蛋），如何别做浑蛋，有赖鸡飞蛋打，李敖智慧书，就教你怎么飞怎么打。

从假民主到假宪政

“民主宪政”四个字，本是国民党的口头禅，以一九六八年蒋介石“民主和伦理的结合”讲词为例，一篇讲词中，反复“民主宪政”四个字，达十三次之多，重点所在是：“人人不仅成为在民主宪政体制中受益的客体，而更是推动民主宪政、恪守民主宪政、发展民主宪政的主体。这样才是健全的民主，足以防止和挽救一般民主制度所可能造成的偏差与流弊。”

蒋介石这段话最令人惊异的，是他掌权几十年中，从无民主之实，却还大言不惭地侈言“防止和挽救一般民主制度所可能造成的偏差与流弊”，这种无耻，已到了滑稽的地步。别以为蒋介石这种大言不惭只是偶一为之的，事实上，他这种民主流弊论，早就慨乎言之。一九六二年，他在“复国建国方向和实践”里讲道：“固然我们应该‘以更多的民主，去革除民主的流弊’（总理语），但是也必不可能以一味讲民主来取胜，更不能为一般利用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实的人所胡闹，而驯致迷惘无

主。”这段民主流弊论，就是蒋介石对民主的基本态度。

有趣的是，蒋介石这里引“以更多的民主，去革除民主的流弊”并说是“总理语”，其实这绝非孙中山的话，乃是美国前纽约州长史密斯(Alfred Emmanuel Smith)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演说中的话。原文是：All the ills of democracy can be cured by more democracy. 蒋介石全弄错了。

在蒋介石弄错以后三十四年，蒋介石的徒子徒孙又在台湾大喊“民主宪政”的口头禅了。这回不但徒子徒孙们自己喊，连“美帝”的媒体也跟着喊了。今年五月二十日的《新闻周刊》甚至以李登辉为封面，甚至以“民主先生”(MR. DEMOCRACY)一字印在他脑门顶上，流风所及，好像蒋介石的徒子徒孙真的搞起民主来了。

事实上，真正认清蒋介石徒子徒孙的人，绝不相信这种“民主先生”带出来的民主是真民主。因为就是这位“民主先生”，他带头坐拥上千亿的国民党独占资源与资产、坐拥千百种小朝廷的名位与名器，坐拥千千万万的选举桩脚、坐拥千千万万金牛和黑道的威胁与利诱，在垄断三家电视台、干扰司法独立与治安中立的运作下，最后巧取豪夺了百分之五十四的选票。这种“民主先生”的作为，十足给“民主的流弊”作了响当当又血淋淋的活证。这种民主，绝非真民主，而是令人哭笑皆非的假民主。

不过，如果蒋介石的徒子徒孙有所觉悟，知道一点“逆取顺守”的道理，从而在假民主中寻找真宪政，也算争权夺利后的高杆。但是，像“民主先生”这种“控固力”头脑的人，他们做得到吗？甚至中国式“逆取顺守”的真义，他们的日本式头脑也未必觉悟得到吧？

“逆取顺守”是汉朝大臣陆贾的理论，意思是说，你得天下不以正，但治天下应以正，这样子对你好，这样才是“长久之术也”。若得天下后还是老毛病不改，则继假民主之后，必然快速进入假宪政状态。而李登辉这个人呢，他在选举以前，搞的正是假民主；而在就职以后，搞的正是假宪政。

照台湾的“宪法”前言所定，宪法之基础，乃是“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但孙中山的遗教驳杂混乱，因此在制宪时，被张君勱等民社党人大动手脚，使遗教羊头狗肉化，羊头狗肉化是挂孙遗教的羊头，却卖现代宪政的狗肉，这一手脚，给了中国宪政生机，却也留下不少解释上的乱源。例如照孙遗教所说，立法机关明明是“治权”机关，但狗肉一番后，立法院变成了国会，早已没有“治权”机关的影儿了。至于总统的权力，根据张君勱等制宪的原意，它的权力是收缩式的，而不是扩张式的，且严格受“公布法律、发布命令，须经行政院院长之副署”等限制，这是很内阁制的规定。不幸的是，自蒋介石到李登辉，当上总统，就拼命扩张式的夺权揽权，不但侵行政院长之官，且侵立法委员之权，今天李登辉一新任就闹出“著毋庸议”的侵权事件，显然是对宪政最无耻的亵渎与冒犯，充分证明了他毫无“逆取顺守”的智慧，台湾的宪政又一次由假宪政开始，已经毫无可疑了。

从假民主到假宪政，整个的过程，原来就如此这般。看到了这样子的假民主与假宪政，我们还敢相信“以更多的民主，去革除民主的流弊”吗？我们真该好好想想了。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四日

政治动物学

“政治动物学”是政治学者或动物学者都不懂的一门学问，因为它是创立的，是一门新的“科际整合”。“政治动物学”中有一个旁支，就是“国民党动物学”。

国民党是一个庞然大物，至少在台湾如此。这个庞然大物有它许多特有的大学问，比如说“国民党哲学”、“国民党数学”、“国民党伦理学”、“国民党戒严学”等等。“国民党动物学”就是这些大学问中的一门学问。

在国民党的一党独天下，首先出来一种人，就是蝙蝠。蝙蝠是惟一能飞的哺乳动物，它在动物学上属于“哺乳纲”的翼手类，但它能飞的特性又酷似“鸟纲”中的飞禽，这种“两头都像”的模样，使它进了西方的寓言。《伊索寓言》里有一则“蝙蝠和黄鼠狼”，记一只蝙蝠掉到地上，被黄鼠狼逮到，蝙蝠大叫饶命，黄鼠狼说本狐仙可饶你，但是本狐仙恨鸟，你是鸟，故不饶。蝙蝠力辩自己不是鸟，而是老鼠，最后被放掉了；不久它又

掉到地上，被另一只恨老鼠的黄鼠狼逮到，历史又重演，不过它这次力辩自己是鸟，不是老鼠，最后又被放掉了。另一则寓言是“鸟兽和蝙蝠”，记鸟兽双方大战，互有胜负，蝙蝠依违其间，老是投靠在胜利者的一方，向鸟说它是鸟，向兽说它是兽，最后鸟兽双方议和，真相穿帮了，不但“不容毛群，斥逐羽族”，而且“不容兽群，斥逐哺乳类之族”了，从此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动，只好昼伏夜出了。

在国民党的一党独大下，一种政治蝙蝠就应运而生。什么是政治蝙蝠呢？我认为，任何人，只要在这岛上被国民党和党外两边都肯定的，就必然是政治蝙蝠无疑！这是一个最立竿见影的检定标准。陶百川、徐复观之流，这样一检定，显然都一连多年这样在党内党外线上通吃着，这不是政治蝙蝠又是什么？

陶百川一方面辞了监委给党外看，一方面接受了国策顾问给国民党看，这不是政治蝙蝠是什么？徐复观一方面在一九六〇年九月一日同党外相见欢，一方面在九月二日到“中央党部”大告密，这不是政治蝙蝠是什么？结果蝙而蝠之久了，陶百川一离台，“中央党部”秘书长和党外巨公级就争相邀宴了；徐复观一咽气，“中央党部”秘书长和党外巨公级就争相吊丧了。除了两面做人成功以外，谁又能如此两面讨好呢？

在这种外省人的示范下，土头土脑的台湾人也就自然跟进了。于是，从吴三连身上、从高玉树身上，我们一一看到了五“蝠”临门——台湾人也青出于蓝了。

青出于蓝还不够呢！青出于蓝就必然胜于蓝。于是，台湾人后来居上，不做蝙蝠了，干脆做变色龙(chameleon)了。

变色龙在动物学上属于“爬虫纲”的有鳞目蜥蜴亚目，它的学名叫 Chamaeleontidae。它生长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

洲、马达加斯加岛上、南亚洲和地中海沿岸。变色龙的身体本色是黄、绿、褐色，但能根据环境，由中枢神经传到皮肤下的色素细胞，而迅速变化身体的颜色，变得跟环境的颜色一致。就因为这种随时“勃然变色”的本领，它就被叫做变色蜥蜴、五色守宫。中国古代叫它做十二时虫，也叫避役。

变色龙的眼睛可以各转各的，要左就左，要右就右，可用两只眼睛，分别注意不同的目标，选中目标后，用几分之一秒的高速，伸出长舌头，捕捉它要吃的任何东西。

变色龙的体形一般虽不过二十公分大，但却是个大头仔，丑得令人讨厌。政治上的大头仔，发现做政治变色龙的好处，其实比做政治蝙蝠大得多，于是，说时迟，那时快，政客们摇身一变，苏南成出场了。

为什么政治蝙蝠不如政治变色龙好处多呢？因为蝙蝠两头飞来飞去，飞得再辛苦，也是变身段，不能变颜色；变色龙却技高一筹，可以以逸待劳，随时“以色待人”，从共识而同志，这样在颜色上认同，而不在身段上认同，乃是政治技术上的一种升级，当然也是道德无耻上的一种升级。但是，对政客说来，要的只是升级而已，谁管其他呢？

对变色化，远在四百年前，东西著作家就同时表达了意见，东方的像李时珍（见本草纲目），西方的像乔治·派替（George Pettie）（见 *Petite Pallace; Tereus and Progne*），都是显例。对这种动物的评价，也颇为好玩。李时珍一方面引证《岭南异物志》说见到变色龙的人，“见者主有喜庆”（看到它是吉利的事）；但也提出警告，说它“啗人不可疗”（被它咬到，休想治好）。如今国民党饥不择食，弄出蝙蝠之不足，又祭起变色龙来。只

知道大喜大庆,不知道“啮人不可疗”,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江河日下,显然又翻开新页,真是呜呼哀哉了!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